

乖崖先生文集

四

狀

著作佐郎求充幕職

右某聞太平之士逸樂其生者蓋外任其力而內榮於心也某河朔窮生志尚愚梗耽樂聖道遺墜家業辭親就學十七年適中一第總展慶問便除遠官雖入俸頗繁而致養不給寔由輦餉迢遞勞費為倍矣今者雙親暮年某亦得替到闕若畏避觸犯慝而不伸是賈明天子愛人之心賢宰相均物之意又緣天關嚴深無路自達欲望憫其賤類特与奏陳或許就除幕職一官使得挈負親老以就官食如此則外任其力而內榮於心也殺身報國君乃是所敢仰對鈞造豈容佞言

奏陳鄭元祐事自陳狀

右某嘗聞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者蓋奸邪之利利於私身忠良之利、於便國非夫遇至明之主任不疑之臣則何由辨搆惡之小人絕害公之流議也竊念臣志耽聖教生值休明思忠亮以佐時期明恕以惠下爰從列仕累次臨民非敢自賢粗免官謗一昨浚却不治 陛下召臣以代之荆湘曠官 陛下召臣



勤作動 勅作勅 勅

郎作朗 朗

郎作郎 郎

以董之臣雖愚淺不逮古人豈不欲盡率至誠少報
恩遇有慢官留務者必為 陛下督之有蠹民妨治
者必為 陛下繩之有利小害大者必為 陛下陳
之有侵事敗教者必為 陛下革之有廉能稱職者
必為 陛下揚之其如均黜徒戒臣撤下荆蜀之積
實天府之藏臣職分之易事也且臣部十二州之衆
得無違教害衆之民奉私欺法之臣若使官、自勵
人、自勸即無煩 陛下勤憂勅之思而降糾察之
令臣亦知革人之弊而怨隨之發人之惡而害及之
若退顧猶豫曲求自安不惟負 陛下委授之常宜

賜言樓

抑亦損臣生平之志節昨見荆郎造船工課不等歸
峽納木人戶怨咨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尋奉勅命委
臣差官其監場鄭元祐抗拒使臣不回文牒令男詣
闕毀臣職司蓋由黠猾之徒妄作誣賴之計要相玷
黷所在淹延若鄭元祐不虧課程無夾欺弊即合喜
於黜檢以銜功能既自作不常官覓其隱翻鼓青蠅
之翅將加白玉之墮以是較之情可知也前所謂盜
憎主人民惡其上者正合於斯倘非 陛下任使不
疑英明獨斷即臣公以獲罪直以見尤取醜於時議
也臣又聞歲冠之士分命之臣養名自全者多忘身

者下有少

為國者苟有不畏強禦直道事君者陛下獎使為之尚慮退志何況察一船場之弊便構一轉運之非豈徒害制事之常規亦恐好公之輩因而歛手矣幸賴天鑒察臣被誣不便加刑就令取問照臨若此寬枉何虞既摧稔惡之謀足勸為忠之道臣之感愧溢於心胃盡節盡誠死且不朽矣除奉勅取問匿住勅文四ヶ月及改差令狐穆緣由已具供通外臣有情血合具伸陳云云

申堂自陳狀

右某伏以 明天子未明求衣思萬方之俾又賢宰

賜言樓

資作賢

相吐餐待士欲庶政之允修故夫有識之徒以至蒞官之衆咸期竭力少答無私某世本單微心常退靜曰會拔茅之勢遽塵內閣之資前年以侍疾高堂許賜便家之祿去歲以論官兩省允膺按部之司任既過常心切懷懼得不朝勤夕惕徇公滅私兼屢奉於詔條使糾提於弛弊一糸系籍便要知其所來一物失宜亦要知其所自况務有大於此者害有深於是乎細行推研乃為駭分昨見荆南造船場較功之處虛口匠人納木之時更苦編戶曾看帳籍甚不整齊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尋奉勅命委某差官其監船場

口作占

鄭元祐不自省循轉增乖越隱藏文曆抵拒使臣既
堅無上之心更欲搆人之罪令男進狀謗其賊司里
語有云青蠅竊羶而後玷時用可賴白壁經練以方
真幸賴台慈俯加信察是使亂官之輩無以藏奸兼
令奉事之司得行展効除奉勅取問匿住勅文四個
月及改差令狐穆緣由已具供通外某有情血別具
剖陳云云

謝賜曆日狀

右某伏奉詔書賜臣某年曆日一本祇荷寵靈不任
感懼伏以正瑤圖頌鳳曆國家之大典也均農時分

賜言樓

地利生民之司命也恭以 皇帝陛下統元行化賜
曆宣風使九圍動合於天時百姓無差於日用臣謹
同民庶共戴恩休瞻望闕庭云云

廣都縣馮某毆母待罪狀

具官臣某具馮某犯事斷遣云云

右謹具如前竊以守土之官化民為本民既不孝臣
實曠官汙辱典常甘俟誅責臣無任兢惶戰越待罪
之至云云

西川回乞持服狀

右臣聞惟孝與忠臣子之司命也苟一曠闕永成罪

中作帝

迫作迫

尤竊念臣才不逮人任過其量頃因西蜀嘯聚兇徒
先皇中曲有選掄委之臨控五年之內雙親維亡蓋
當責重之時難拒奪情之命今叨差替已至闕庭雖
盡瘁之勤本無可錄而罔極之痛不能暫忘伏遇
皇帝陛下孝治万方恩周庶品臣乞曲典禮迫復
心喪倘寬卒歲之期少緩終天之戚云云

再任益州謝傳 宣撫問狀

右臣今月六日入內內侍高班羅自賓至伏蒙 聖

慈傳宣撫問臣腦後感筋塊子魚獎諭臣治西川稍
分聖憂者祇荷寵灵不任感惧竊念臣本族至卑當

賜書樓

朝孤立 先皇帝採其虛譽擢在清流 陛下錄以

微勞頻加峻秩万端增感欲報無由一昨西蜀闕官

九重降命既令典郡又委臨戎好耿併兼仰聖代推

息之澤遠人難制是微臣展効之秋適值民安仍加

歲稔皆皇風之下及豈臣力之所能代蒙 皇帝陛下

下遠遣近人特傳密旨謂臣拙政全解聖憂謂臣微

病重干聖念可謂情同慈父煦若陽春顧惟蝼蟻之

賤軀曷謝生成之重施况臣病亦甚淺老不至羸与

同列以推誠覲一方之無事憑茲懇款上答恩休

昇州謝就差江東安撫使狀

代作伏

羸作羸

右臣奉勅就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者過惟委遇不
勝悚惶伏以江外諸州古声重地賦輿繁錯邑屋駢
羅仰大君之照臨致羣情之熙穆適偶亢陽斯久美
稼併傷聖恩輟上供之軍儲助來春之民食衆所為
感口不絕言猶復假臣以安撫之名委臣以總制之
柄有以知 陛下憂民之至切慮事之至深也臣內
揣不才何堪重寄謹當勵力而復疚心宣皇澤以濟
困窮曰兵威而懾克醜覲其屬部咸取綏和竭茲犬
馬之誠少輔憂勞之意云云

謝傳 宣撫問失火及安撫人戶事狀

賜書檄

右臣今日十四日得入內、侍殿頭郝昭信到州傳
宣王智家失火卿何早手救滅致傷人口仰安撫人
戶者拜命之次驚惧矢圖竊念臣謬處要官叨知大
即雖切向公之志全無利物之能况當州經偽虢之
余庶事失酌中之理街衢福隘諒車馬以總通屋宇
低徊復茅竹之相雜一昨陽春始半時雨稍愆烈焰
忽飛狂風併作人不及走目不暇旋一食之間千室
俱焚雖有貔貅之士參以保甲之民衆力同馳百心
一濟併防庫務及護衙城猛勢之中幸而獲免皆疑
天火或說人災寔由即政之未孚致使失灵之不祐

俾民罹禍貽君遠憂臣合自疏愆尤請行典憲甘從
深譴以謝無功伏蒙 皇帝陛下特遣近人遠傳宥
命撫安居戶奠祭亡魂被苦之家已識哀矜之旨垂
白之老兼聞感泣之声臣敢不益勵赤誠恭求要道
期收來効少贖前非臣子經火戶人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云云

謝進文字賜

詔獎諭狀

右臣今日日伏奉詔書一通蒙恩特賜獎諭臣者祇
荷寵靈不任感懼竊念臣生逢昌運志慕前修拙色
養於高堂訪良師於千里苦心十載遊藝百家強求

賜書樓

治法之指歸不識聖賢之事業志之所至文亦偶成
調淺語踈茂有前人之体時通命會偶登俊士之科
歷官又奉於規程臨事幸逃於曠敗伏遇 皇帝陛下
下由文嗣業以道濟時天祿石渠盡得班揚之列百
辟卿士同遵周召之風臣過受聖知莫伸臣節敢編
旧草上貢明庭自謂流螢不可呈輝於皦日共嗟瓦
礫如何比譽於兼金浼冒至深惶駭莫極枉煩睿覽
兼辱奎書既敦獎善之私復見匿瑕之旨詞臣草翰
不譏為吝之非金口所稱益竟立身之幸臣得不更
研儒術少慰民心望禪靜治之風上答非常之寵云云

昇州謝 息撫問狀

下作不
主作生
雖作焦療

右臣四月日侍御史趙湘到州奉傳聖旨撫問臣治
郡不易頭上瘡子痊否祇荷寵灵下任感惧竊念臣
素昧攝主早竦戒酒目成癖飲薄在中雖撩之雖得
暫通食後依然復故引不歸胃傳之入頭積鬱既多
瘡疔斯見醫工切脉惟云五臟以皆安瘍人傳膏未
覩一毫之為減蓋由臣光陰違暮氣血衰微諒難
保於痊平止可更堅於調護而幸官曹知勸黎庶輕
徭兼緣靜治之時希有挠心之事覲延筭數上奉
親伏蒙 皇帝陛下曲賜軫憐遠加安撫手舞足蹈
似非多病之身寵異榮深不類具員之列得不恭遵
善訓懇守冲和勵益壯之筋骸了旋生之公事少分
憂寄以報鴻私云云

謝賜衣襖狀

賜書樓

右臣今日日某官至伏奉詔書賜臣簇四鵬兒細錦
綿旋欄一領大綾夾襪頭袴一腰并屯駐、泊本城
軍員等初冬衣袄者祇荷寵灵不任感懼恭以
聖主推恩本期於均物下臣宣力貴在於報功臣素
昧政材謬膺朝寄風猷未著徒煩求瘼之心願賚恕
臨但竟華身之幸彼其有刺履薄是虞此蓋 皇帝

屯下有騎
次作本本
惟作懼

陛下秉道惟微納隍是則端居祕殿念分命之勞戎
御重裘思切肌之冷用使司衣藏事中府掄官遍走
列城第賜新服絲紋絳錯與麗日以爭光詔旨隱憂
擬陽春之並照臣得不徇其所自勵迺寸誠更求鎮
靜之方少贖冒榮之咎云云

病瘡乞任使狀

右臣賦分本微長年多疾昨日增劇洪恩特賜於替
歸至此未瘳中旨累加於存恤而况千官事主古有
定規百日不朝理合去職臣自到雙關已是半年未
能暫入於金門未得一親於鳳宸心緒若失徊徨可

賜書樓

知兼復憲府有彈閤門奉例衣裏獨斷展假与臣一
身高枕以就醫尽室安心於飽得撫疾疾賜寬饒聖
君之大德也破旧章私宥澤臣下之深咎也憤然中
作期於請行臣今瘡痛未平形氣尚健乞降明勅差
知外藩不以煩難魚之遠惡聞命即赴是臣素心冀
伸報國之心少贖素餐之責兼乞後苑便服以辭云云

陳州謝傳宣撫問狀

右臣今日得內侍高品岑素到州傳宣撫問臣頭上
瘡子可殺疼痛好自將治者祇荷宥灵不任感惧竊
念臣年當衰頹病在膏肓今春已來其候稍變盖由

癖作僻
漸作淺

癖路漸滑頭瘡益深一飯需唇則終朝腦痛勺水入口則連夜血流直緣漏脅之病莫責神醫之効以至形容尪劣步履艱難猶堅勉強之心上副倚毗之命伏蒙 皇帝陛下遠傳天語下慰愚臣致喜氣以內充復榮光之外集得不持誠自勵苟寇若驚庶遵靜治之風少報大門之德云云

乖崖先文文集卷第十一

賜書樓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語錄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

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孝古之士曰治斯治也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更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尔輩

賜書樓

絕絕作絕袍

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公性剛毅寡欲唯着皂絕絕角帶不事外飾目責決一吏彼技詞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喫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主帥帳下寇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縫城夜遁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尔於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恟、知其已投井故無它議又免与主帥有不恠名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申身拘

上大作者

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毋
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
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
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卽縣說
說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衆
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大矣大言
其事但立証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
卽日怙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冷氣乘之妖則
有形訛則有声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賜書樓

李作李

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
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
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
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
得八九矣

轉運黃虞部好李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李人須李
好退者好退者廉慎知耻若李之則志節愈堅莫李
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居李之必能
矜才好利累及李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
須李也

公問李旼曰子同人中有善講習者否旼以同門生劉式對公遂辟元州李主諸生受業者五十餘人每休務日就李置酒以勸勞之自是蜀人不以千里為遠來李者甚衆

公寢室中張灯炷香通夕宴坐卽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誤又詰之字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鼓角為軍中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間如也李旼嘗侍坐廡下曰謂公寢禪室不如公晒曰吾不為鞋肥為官以

賜書樓

至此吾徃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公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尔秀才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

公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臨大用之際寧有智來

公謂李旼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着字前則屬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字

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公謂李旼日子異日為政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又有後言矣又日子見旧政之弊其大者卒不須革觀蒙而動乘而革之雖痛繩以法亦然不生也

李旼苦疴既瘳請謁公日子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居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居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公閱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旼請問之曰參政陳左丞怒無也斯得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歛怨於身斯人難得退為詩哭之

賜書樓

附錄

忠定公傳 出東都事畧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也舉進士知崇陽縣又知浚儀縣稍遷太常博士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入覲除虞部郎中授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駁司張承德為并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直言陛下方委承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陵上自此始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卒脅許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為言太宗乃改容勞之出知成都府時李順亂後寇掠之際民多

賜書樓

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後唐武卒劉肝謀作亂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招安使上官正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奉爵謂將校曰尔曹受國厚恩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即尔死所矣正慎由是遂取勝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即縣說、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倡為訛言者戮之于市即日帖然詠曰妖訛之興沴氣棄之妖則有形訛則有声止訛之術在手識斷不在字厭

慎
作懼

勝其焉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李而不樂任官詠察郡人張及李旼張達者皆有季行為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礼敷勉就奉而三人者悉登科於是蜀之季者知勸文風日振詠在蜀采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事無不審矣入拜給事中為御史中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遇歲歉民私鬻鹽者輒寬之使獲安濟有子其姊婿訟家財者婿言婦翁疾篤子纔三歲遺書明言異日資產以十之三付子餘七与婿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託汝苟以七與子

賜書樓

則子死汝手矣合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時皆服其明决知永興軍真宗以詠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真宗遣使傳諭曰得卿治蜀朕無西顧憂歸朝求知穎州真宗乃命知昇州州率火災詠廉知民之不逞者為之懲以峻刑其患遂息轉工部尚書進礼部詠自金陵造朝以腦瘍未見詠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羣臣三上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季霖隱不仕詠

既中第致位光顯散遣親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
 可得詠守陳一日霖來謁閹吏走白詠、責吏曰傳
 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而友何人敢姓名乎霖笑
 曰別子一世尚尔耶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乎詠且
 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尔詠曰詠
 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而詠卒
 年七十贈右僕射謚曰忠定詠剛方尚氣嘗有士人
 游官遠即不能制其僕詠假以出却斫其首而還又
 有小吏忤詠械其頸吏恚曰吏罪至不斬詠怒其悖
 即斬之少季擊劍好為大言喜事奇節嘗謂其友人
 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尔則為何人邪
 故其言曰事君者庶不言負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
 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詠氣急不喜人拜有拜
 之者則速拜不已或倨坐忽罵嘗自號乖崖公以為
 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云

送公宰崇陽序

王禹偁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為縣、
 有政所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祿
 微弗足自庇固不暇使風俗之移易逮乎矣漢隆興
 始有重外之旨故命即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

尊其位厚其祿蓋欲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
邑官益卑故梁竦有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嘆偕
胥伍吏區、于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耻而不居黷
貨利者穩而自處苟縣政有關率曰吾將罷茲邑而
適它邑烏用革烏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此民而莅
它民烏用易烏觀其視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若行
客之宅即舍也待旦而去固無所惜焉風行雷同浸
而成俗良由國家小民親之任輕字人之官之所致
也將拯其弊非聖人孰能制乎宋天王嗣位之五載
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即事乙科者專

賜書樓

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關得
以擅革縣人有官得以專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詩
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河張詠事復之
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饌外讀書無虛日秉
筆為文落、有三代風今春奉進士一上中選將我
王命莅乎崇陽分居之憂使帝心休、乎求民之瘼
使人心熈、乎江流之南即大惟鄂、人得賢亦孔
之樂波映鸚洲煙藏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堂有
鳴琴足以振莫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
維江湯、鑑其襟袖維山峩、媚其戶牖繪得魴鱸

果多摘抽吏隱于茲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
羞復之勉旃云尔

宋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右左僕射張

公墓誌銘

錢易

公諱詠字復之族本居鄴占籍於澶之臨黃家世遷
徙今為濮之鄆城人也曾祖立祖母李氏祖鐸祖母
馮氏皆潛德不耀肥遯丘園考諱景先以公為秘書
丞時授大理評事致仕淳化四年秋卒以公貴累贈
太常卿妣謝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咸平中合葬於
鄆城公幼負奇骨不為兒戲既長出閭里奮然就學

賜書樓

太平興國四年秋詣大名府舉進士今相國上谷公
即其友也共以書白尹薦張覃為解首故河朔間有
廉遜之風焉明年春試於便坐擢上第除廷尉評知
鄆州之崇陽六年 知祀轉將作丞雍熙元年大禮
遷佐著作三考既理民疏其善固留之公判而絕之
民不敢留解任除太子中允通判麟州時夏臺未安
邊鄙方警公多以兵法從事洎西戎即叙亦公之有
畫焉端拱元年籍田轉秘書丞二年春充禮部考試
官畢通判相州上言具慶之下不便迎養乞督濮之
市征詔從之旨甘從志歡於菽水雖推木之葺斯不

為愧 年抽赴闕賜五品服知沒儀縣振北部之風
凜然可畏未幾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即故樞密宋
公文靖李公与今上谷相國之所薦也彰善瘴惡知
無不為淳化四年 却種轉太常博士其年夏詔赴
闕賜對長春殿錫金紫翼日除虞部郎中浹旬授樞
密直學士賜錢五十万始判銀臺通進司兼門下封
駁事仍總三班院五年八月出知益州中謝日 面
賜白金一百四十斤國家以大軍未集留半歲不遣
公潛使人納于内帑至秋有詔督行遂馳駟而往終
不復言至道二年就轉兵部郎中丁太夫人憂隨出

賜言樓

計隨起復之命重方面之寄也 今上嗣位就拜左

諫議大夫學士如故歷四考歸闕得告拜墳域於濮
上尋徵為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授御史中丞咸平二
年春与故礼部尚書温公同知貢奉其年夏改工部
侍郎知杭州五年冬替知永興明年春轉刑部侍郎
復為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景德二年就轉吏部明
年解政還輦下復管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時瘍發
于腦艱於晨櫛拜章求外任養病遂知金陵後兼充
江南東路安撫使值東風封轉左丞既滿民留再任
就拜工部尚書祀汾陰加礼部尚書而厥疾增劇乞

還京自草奏書求分司洛下詔不允出知陳州至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棄館舍於理所享年七十詔贈尚書左僕射前夫人唐氏先公而卒繼室太原郡夫人王氏即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也以天禧二年終於陳州之私第咸擅女德崇婦道而配于公子從質衛尉丞公之棄世後二十八日以哀毀遭疾而殂孫曰約曰綜曰綽皆奏授將作主簿曰紳尚幼女一人適故翰林孝士王公禹偁之子奉祀即嘉祐祥符九年十月卒外孫曰壽今任鄆城簿以天禧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權葬于陳州

賜書樓

宛丘縣孝悌鄉謝村里也公累階至正奉大夫累勲至上柱國累爵至開國公累食邑至三千七百戶食實封至四百戶五福俱集少多奇節歷八座之重受二聖之知所恨者不至三事晚嬰奇疾耳公生平以剛正自立智識深遠海內之士無一異議不事產業聚典籍百家近万卷博覽無倦副本徃、手寫至於卜筮醫藥種樹之書亦躬自詳校自少季劍頗得妙術無敵於兩河間好奕棊精射法飲酒至數斗不亂惡人諂事不喜俗礼士有坦無他腸者親之若昆弟有包藏誠素者疾之若仇讎公之臨民也吏不敢欺

始若撻發而頤指之間終存仁恕之道公之決獄也
人莫能測初若疑誤而片言之下尽窮幽隱之跡著
文不雕飾咸撫實事集十卷自謂之平崖公之典貢
部也尽得寒士杜絕私託礼闈旧風翕然復振任臺
丞也拜白簡彈執政之失言者人甚危之而公政正
色不顧有風憲紀綱牧餘抗也時值歲歉人多以私
鹽犯禁而公皆異斷之不過二十罰於是日數百輩
擊羅莫敢巡檢使已下箝笏入而啓之曰法既亂矣
將何為禁公怡然撫之曰當夜會飲与尔等言之其
夕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人飢者將八九苟不以

賜書樓

私鹽自活或一旦蜂聚數千輩尽其死命擾其不飢
者尔等將柰何吾俟其秋田有成則約之以法於是
皆服高識聞之泣下是歲杭人直至秋成無一夫為
盜復有民家子与婿爭其家聚曰先人遺命俟分時
婿當与七分子与三分手澤之誓固明焉公命爵酌
之曰汝父智人也况汝父死之日子方三歲故託養
於壻、已四少者子有七分之約則子死於壻之手
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婿、子子皆號慟再拜仰
如神明兩任坤維也悉寇盜之後兵火之餘公理殘
破禦權要無毫髮動者時屯軍尚多賊熾未息城中

求作永弟弟

士作亡部郡

窘急無旬日之糧公乃封府庫榜城門賤鹽貴米俾
博易之相次儲備悉周始安川蜀矣在建康也旧回
祿之孽又不安堵公得其竊發者折脛而斬之火是
後絕公為理之道皆此類也其服仁行義危言極諫
諒標之史官此不具載易咸平二年貢部生也以孤
見收擢之高第求言投報徒鏤肝骨今春得公第殿
中丞說書一通叙公之美見託為誌且思館之下固
不可遜乃淚筆方礎庶存萬一銘曰

有大丈夫磊、落、不為股肱忽逸舟壑愛子繼士
令孫胡託錢塘遺愛益部清風金陵奇政姦盜消蹤
唯陳卧理積瘍而終霜碣號秋銀旌建夕宰木宵寒
佳城晝間万古千齡此焉為適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
道碑銘
韓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
傑之材逢時自奮知畧神出勲業赫、震暴當世誠
一代之偉人也其向守大名其孫堯玉夫薄元城一
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 太宗 真宗朝
勤勞内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
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

賜言樓

徒作徒

光也某嘗總領史局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与夫遺愛之迹較然著于人听者猶未究悉今得与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于後世誠所願也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鄴人後徙居澶之臨黃及公葬其先于鄆城故為濮之鄆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遭唐末与五代代之乱皆潛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称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倘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為李义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奉議將首薦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

賜書樓

多有之

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為寇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秘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遷知開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公与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湜連薦其才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司使称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為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

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承德為并代師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案罪公封還詔書曰承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擢辱之臣恐帥体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訴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取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率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

賜書樓

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益雖取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戢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惟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邠州當還京就者悉遣之不數日滅城中兵

徇作詢

伏作狀

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項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在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惧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踰日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徇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以伏閭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独任上乃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充勢為屈未幾二人者皆自悔就以劍門關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子母新昌郡大夫入謝氏憂皆起服後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肝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与僚

賜書樓

力作方

人作又

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教即勢力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又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和激其尽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旻首餘黨尽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即位迁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礼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与温公仲舒同知貢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

賜書樓

州事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万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歲將滿杭人請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間之

也作已

礼作得

録作鑄

字作掌登聞下係檢

部作郡

間作聞

州上有陳末作未

皆鼓舜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
 知民信也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
 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
 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 上遣濤謝公曰礼卿右
 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日詔公與濤議録景德大鉄
 錢于嘉邛州一當小鉄錢十銅錢一于今便之景德
 三年召復還字三班院兼判登聞 院中歲瘍生于
 腦不能中擲求知穎州 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
 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于小部以真定府青州皆大
 鎮也聽公自擇皆不就 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
 賜書樓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息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大災
 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姦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
 其胫斬之以徇犬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
 黃雀蔽目而墜壘中間水聲 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
 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虞也三
 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旱
 命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礼部尚書以
 瘍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 上聞之亟命代還不能
 朝懇請便即差知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
 上嘗称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惜痛之命

優贈官 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

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孳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

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与公素善公

嘗与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瘡者一夕頓愈遂登第

与傳詩有果由莫相突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

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搏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

曰此人於名利澹然无情達為公卿不達則為帝

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孳擊劔遂精其術西河

間人无敵者生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

又極力以濟无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

賜書樓

耳作其

時人或不能測耳後卒有大利民感无窮至自奉養

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闔

靜室焚香燕坐聚書万卷徃、手自校正旁無声色

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意外為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錄

于今傳之在餘抗有富民病将死子方三歲乃命其

婿至其貲而与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

与子而以七与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遺

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

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

以其財三与婿而子与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遂作達
果作業 突作笑

為作凡

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祐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饑米甚貴而益民无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邀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遠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後為贊曰乖則遠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

賜書樓

蜀民間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所訟于棠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墮淚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奉益不負士者幾二十年季校顏替公察郡人張及李旼張遠者皆有季行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礼敦勉就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孝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健有

業上有事

濁作治

氣骨稱其為人嘗為声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
 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
 郡夫人天禧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寺丞
 公亡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孝士王公禹
 偁子奉礼郎嘉孫祐四人約奉礼郎綜駕部郎中綽
 衛尉寺丞紳建州石鼓縣令曾孫二人堯夫大理寺
 丞堯民邢州童岡縣令銘曰大行峙朔洪河瀉天河
 山之間實生大賢一不徒出惟聖偶焉發為業文武
 之全兩濁西蜀存綏南夏易亂以寧即荒而化夫惟
 管蕭尚足王霸如公之材不宰天下而俾惠澤止濡
 一方錫民父母遺囑棟梁有婦公蹟日星之光何假
 斯文始傳其芳

湖北漕司華崖堂記

李燾

賜書樓

華崖堂為忠定張公復之作也華則遠衆崖不利物
 此復之自贊其画像云尔象故在成都仙遊閣上或
 摹寫置鄂之部州刺史所事後屋壁間迫隘囂塵與
 象弗稱余既更諸爽塏并書所以作堂意揭示來者
 謹按復之名詠郵城入太平興國五年第進士宰崇

呂作昭
抗下係疏

廩作凜

休作復

陽有異政淳化初繇浚儀擢使荆湖北路閱三歲召
拜樞密直學士尋出守成都大中祥符八年卒於淮
陽追謚忠定則皇祐三年詔也復之嫖節景行海內
傾屬其居朝廷之日少處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居
子歸譏于時寇平仲王子明皆復之同年皆賢者平
仲相 真宗攘却戎狄天下至今受其賜而復之顧
謂澶淵一擲我不能為使復之當平仲之任其處此
又有道矣王清召應宮之役子明不能強諫奉天書
行事每有愧色復之獨抗 乞斬寸謂以謝天下子
明病革 真宗擬相復之則復之亡矣使復之無恙

賜書樓

丁謂何敢肆其姦欺周懷政雷允恭亦安從始禍復
之嘗譏平仲不孝無術或謂復之太過而平仲獨心
服焉末路低回還秉鈞軸訖于禍會視復之孝術寧
不少愧哉復之本不欲仕希夷子謂當拯民於水火
不宜輒自肥道復之乃仕攘袂纓冠誠非得已凡所
与交多方外佚人視弃軒冕猶弃敝屣耳其至大至
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廩然也画像服飾
悉如隱者是殆將秉星戴雲揮斤八極超無友而獨
存夫孰敢嚇以臭腐拘係之使從乎惟茲江山皆復
之旧所經行風期神會尚能為余一來舊史恨值之

俾作婢

除作余後亦稜

卞急躁競此蓋當時奴婢小人私謗竊議果不足信
要當以宋子京趙閱道韓琦司馬居實所錄為實
上章攝提格則涂甲子眉丹稜李憲仲仁父書

崇陽縣重建北峯亭記

項安世

國家開創之初治休恢洪世論閔曠外以兵畀即備
雖寡而政得立內以民畀縣位雖下而教得行士大
夫養氣知道有行已濟時之功小民愿慙從令有尊
君親上之俗方是時九河張公以伊莞之才解褐赤
墀下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見甿有肩萊向村
者問而撻之曰此惰農也土俗以藝茶為生令皆拔

馬言樓

去植桑曰人將推汝此一事付之淺俗又曰得行詭
政撻無辜民何疑而公安為之民安听之教成俗遷
垂利百世豈公予民獨得至此識治者又知所自來
矣縣之西曰美、亭縣之北曰北峯亭皆公游賦之
地民旧以西亭祠公興隆二年沼其前以物魚鯿移
公置北亭上亭久復廢慶元年初王簿王居田奉公
像祠于季六年知縣事任居希夷謂祠于季良是然
亭乃公筮情甿處也敬隆而迎泯士事而民弗瞻則
公之意其存者有幾乃復亭於此山上摹公像龕之
使來告曰九河公文在方冊行在記錄功在太史至

興隆興隆興

迎作迹

門作間

正作王
中書作書中

足下有動

下有有

今言淳化咸平者猶以得公為盛况吾縣在窮山中
戶不能四千而其民乃得親受公教令今其在者皆
雲若昆朝耕白泉之陂莫祝龍岩之谷遺迹隱然与
二亭而四可不謂榮乎幸旬我一記俾居姓名与榮
其門安世按公以太平興國五年与寇萊公同第進
士寇宰巴東公宰崇陽皆在今湖北路至淳化元年
公復為荆湘廣轉運使時犹未各分南北計其條教
在民應不減治抗蜀時今陳師道正得臣中書所記
皆止二事則知當時已相与恠此然則士之行志豈
易事哉盖嘗聞公之季遠有原緒以太極為本以陰

賜書樓

陽為端視天下禍福無足其心者惟以尊王庇民崇
本抑末扶正黜邪為己任其為治務端好惡以新民
明賞罰以率下議者以公似諸葛孔明推此類觀之
英霸明詔誠庶幾焉然吾視任居操行修嚴而詞免
淵邃幹略堪濟而夙致遐謐大率揆宜施化量俗立
規不為改視易所之事而民自以不欺此其作計非
襲公明甚顧慨然與公相期亭上若出一門是又可
思者又按陳氏書言公問萊時突坐城門下王氏則
云登喜豐亭見之今亭名小異而事与王合以余觀
於張公嘗依陳說為近未知它人以為如何併書之

以告來者嘉定三年正月十九日江陵項安世記
忠定公遺事

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摧之不若
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推茶他縣
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為絹而北者歲百萬
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城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為
縣民亦負至今也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
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
惰耶笞而遣之

賜書樓

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
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
一言而盡然仕大早用太速不及季耳張寇布以衣
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嘗面折不少怒雖貴不改也
萊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
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
季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右見談叢

昔忠定張公坐北峯亭視亭上田疇膏腴而魚水利
稍闕雨澤未多旱損相公視山川原隰高下可決渠

圳通流灌溉遂於白泉上源為陂堰水入圳溉田數百頃後無復旱傷之憂公決遣多坐此亭視百姓農作勸勤責怠故能地無遺利焉

右見圖經

云見忠定語錄

公嘗為崇陽宰又嘗為湖右漕有功德在民知植桑折絹事有足紀蓋崇民自昔惟以摘山負販為業而不知有蠶繅机織之勤公至教其栽茶而植之以桑厥後絲帛不勝用而民益富乃號劇邑然生齒滋衆而声價騰溪山峻險而漕運阻歲常以支移苗斛為艱及公領漕又為請于朝俾以絹代詔下遂為永制

賜言樓

訖今稱便

右見通城縣祠堂記令饒伯達撰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沉深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右見王文正公遺事

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互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驩或以此事告韓魏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右見塵史

李順王均亂蜀張公鎮成都一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張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成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令殺之數日間又一卒相毆公問知其一乃上名遂斬次名自是一軍肅然

公凡有與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莫放各給水札一撲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目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

賜書樓

公俱知悉

右見厄史

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為群盜龍猛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克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鄂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恙詞賊之心是必欲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城西門之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

其願

忠定公傳終

自古見危史已下從舊鈔本補鈔本已于壬戌
春攜贈蜀人張船山太史同年矣 堯翁記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乖崖先生文集/[宋]張詠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6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510-3

I.乖... II.張... III.①張詠—文集②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宋代 IV.I214.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055437號

ISBN 7-5013-2510-3



9 787501 325108 >

書名 乖崖先生文集(全四冊)
著者 [宋]張詠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八

版次 二〇〇四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510-3 / K·859

定價 一—二〇〇〇圓

